

□ 蹇庐氏

争与不争

争？不争？争什么？不争什么？其实，争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争后面的“东西”。比如，争取、争气、争光、争功、争名、争夺，以及争吵等等。是要争还是不争？当然得具体地看，不然，就如堂·吉珂德与风车的“争”。

先从故事说起。庄子在《则阳》中讲：“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说触氏国与蛮氏国为土地战争，旷日持久，伤亡惨重，民不聊生。争多大的地呢？触氏与蛮氏，分住在蜗牛的左右犄角里。争到“伏尸数万”，居然就为犄角之地。庄子这则寓言的用意非常明白，争蜗角之利，毫无意义。问题在于，只要是利，更别说巨大的利益了，总归有人要争。隋朝韩擒虎与贺若弼两将伐陈，分兵出击，大胜陈国，活捉了国君陈叔宝。班师回朝后，却闹起了“二将争功”：一个觉得自己率先擒获主将，使

敌人群龙无首而溃败；一个认为是自己直取国都，擒获了陈叔宝，功劳更大。隋文帝不得已，和了一把稀泥。两将这是没有吸取“二士争功”的惨痛教训，功利虽然争到，脸面却又丢失了，到底在后世戏文里被抹了白脸。三国时，曹魏统帅司马昭派遣钟会（字士季）、邓艾（字士载）分路伐蜀。钟会取了汉中；邓艾偷渡阴平，取了成都。灭蜀后，钟邓争功，蜀汉姜维采用离间之计，结果二士相继被杀，姜也死于乱箭。争到最后，竟是性命不保。争功的背后是争名，争名既虚又实，实者便是利益。这种争，自然令人不屑，让人鄙夷。争者，大抵也没有好下场或好口碑。于是，或曰，不要争功、争名、争夺，而要争气、争光、争脸。争气、争光、争脸，争的是建功立业、人生价值。然而，争功、争名、争夺，也不一定必须排斥，端着争的是什么功和名，争夺的是什么，你争的是国富民强的功业、建功立业的名誉，争的是更多服务

民众和更多艰苦工作的机会，这种争，也是争气、争光和争脸。当然，要争，也需不争。也许，有人觉得不争是懦弱、消极，是不思进取、安于一隅。其实，不能一概而论。如果不争建功于人民和时代，自然不足挂齿；假若不争个人功名利禄，这种不争就既是风度更是操守，更显道德情怀、坚毅之志，也更难能可贵。所以，老子在《道德经》里说，“夫唯不争，故无尤”，“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你不为自己争功争名争利，也就没有过失和怨恨，而且就像水，不争而“善利万物”。这样的不争，岂不值得推崇？实在说，更多时候，争是容易的，不争更难，且更“几于道”，即更臻于道德至境。曾国藩一生奉行“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了，更是“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梁启超说其“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功勋卓著而不争，彰显其人生智慧和人性之美。确实，不争，是达到了又一境界，

诚如水不争，却是千溪归流；天不争，乃有百鸟尽欢。百岁老人杨绛晚岁翻译过兰德晚年的小诗《生与死》：“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这确是哲人睿智智慧和诗人率真豁达的艺术体现。兰德和杨绛“大隐隐于市”，在“生命之火”旁“取暖”，获取劳碌也获得充实，获取澹泊也获得宁静。这种不争，恰恰是争得了幸福。是的，争，可以是动力，为了人和人类的进步；不争，又体现了对人性深邃、超然的认识，更可能是争的升华，是人和人类进步后出现的那一缕温暖的风、那一片温润的雨，是花开了一比如，“荼蘼不争春，寂寞开最晚”，当百花姹紫嫣红开遍的时候，荼蘼不憚寂寞地含苞待放，直待暮春，才以最美姿态绽放，再现绚丽春色，以一种甘于恬淡而又锐意求进的人生态度实现生命的意义。

□ 阿紫

不必要的性格焦虑

当年我在一家大型化工厂实习，实习结束时，车间主任进行了一番点评，坦诚地指出：“个别同学性格比较内向，走上社会后，可能会遇到许多困难……”我知道他说的“个别同学”，指的应该是我。那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社会上的畅销书多是演讲、口才类，年轻人中最流行的名言是“性格决定命运”。而性格被社交专家分为两类：外向、内向，“专家”认为前者是积极健康的性格，后者则需要矫正。1988年夏天毕业分配，我进了一家亏损企业。既然“性格决定命运”，我想要改变命运，自然就得首先改变性格。国人都知道那句话“朋友多了路好走”，怎样多交朋友便成了我时常焦虑的事。

工作后的第二年，我决定为以后的改行做些准备，于是去一所大学成人学院电气自动化专业学习。班上同学大多来自周边几家央企，我有意去结交他们，常常热脸贴了冷屁股。别说我来自一家亏损企业，收入比他们低得多，即便市属优质企业，也不在他们们的眼里。“哦，市里的啊！”这是他们中不少人的口头禅，配之以一副鼻孔看人的表情。虽然他们也是本市户口，同样是平头百姓，可总觉得档次要比我高。好在人上一百，形形色色，群体中总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人。二喜是央企职工，他父亲还是处长，却和我很谈得来，几年下来成了非常好的朋友。后来厂里停产了，我不得不去人才市场找工作，发现80%以上的岗位

都与销售有关，起初不敢尝试，时间久了被逼无奈，应聘去了一家销售PA清洁用品的公司。3个月试用期下来，在10个新人中，业绩竟然排名第二，顺利地签了聘用合同。“内向不是病，我们销售行业里的精英，性格内向的可能占比更大。”记得那家公司副总曾对我说。他认为内向的人往往敏感，能够敏锐感觉到别人的情绪变化。跑业务之初，或许不如外向者顺利。但往往能发展一个客户、守牢一个。而且更有可能签下大单，赢得高端客户的信任。后来我做了八九年的销售，情况基本如那位副总所言。再后来混文友圈，发现那些写成功学、鸡汤文的作者，大多没有丰富的生活阅历。所谓“内向性格是缺陷”，可能都是他们想

象出来的。一晃如今我离退休不远了，早已没有了要改变性格的想法。亲戚中颇有几位平日里忙于社交，老也不乏可以一起打打麻将的朋友，可是遇到什么烦心事，有什么难言之隐想找人唠唠，却发现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而我倒有三四个，数量不多，但都是“陈酿”级。我们不是为了“路好走”成为朋友的，共同价值观才是联系我们友谊的纽带。“你太老实、内向了，不改改，以后工作、恋爱都会很难。”那天听一位亲戚在“教育”我小侄儿。等他走了，我对小侄儿说：“别听他胡诌，不必改，就做你自己！”

□ 马亚伟

那些看似捷径的弯路

主城区修路，我上班需要绕道而行。有两条路摆在我的面前，一条是从城南的郊外绕道，另一条是从城中村穿过。早晨起得稍晚了一些，我匆匆吃过早饭，看一一下时间，感觉有些紧张，于是我决定从城中村走，因为这条路离单位最近，算是捷径。开车上了城中村的路，开始的时候还比较顺畅。但越往村子里面走，越发现这条所谓的捷径其实一点都不好走。村民们起得早，路上行人很多，需要小心翼翼开车。而且村里的路因为使用率过高，有些坑坑洼洼。坑洼之处村民们自发修过，因为不规则，更显得路不平坦。车子一路颠簸，车速也不敢快了。到村子中央的时候，看到有一户村民正在建房，路上堆了石子、沙子等建材，挡住了道路。一位村民冲我招呼说：“你稍等，我马上就清走！”他推着小推车，推了好一会才清完。这时对向已经来了好几辆车。我又等对向的车辆通过后，才开车前行。在这条看似捷径的路上，磨蹭了30多分钟，才终于跑到主干道上。我一看表，

□ 杨新元

浅 薄

斗富，处处显露自己是“有钱人”，生怕别人说自己穷；有的人刚有了一官半职，就摆出一副领导的派头，以权压人，牟取私利，还振振有词地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有的人因为爹有权或有钱，就处处“拼爹”，“我爸是李刚”就是案例……而以赛亚·伯林说自己的愉快来自浅薄，与上述“浅薄”没有丝毫的共通之处。窃以为，他说自己“浅薄”，是指自己做人不用心计，胸无城府，为人处世不讲究韬略。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写到的刘半农，就是一个“浅薄之人”：“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所以，鲁迅与刘半农的关系，因为刘的浅而显得十分亲密。我想，对鲁迅与刘半农来说，他们的相处一定是十分愉快的。因为刘半农说话直来直去，从不算计别人，敢于一吐心迹为快。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什么事都写在脸上，心中藏不住事的人。所以鲁迅很喜欢他，与他相处，也感到轻松愉快。而刘半农也因“浅薄”而得到了愉快，像以赛亚·伯林那样。当今社会，有些人崇拜金钱、权力至

乾隆五十年，是村里最大的古厅，因此被称为“大大厅”。这可不是普通的堂屋，一般的堂屋内会有鸟雀在上栖息，但这间屋子却连一只苍蝇、蚊子都不见，梁柱上不结蜘蛛网，也没有一点灰尘。五说村民填塘又复塘。上世纪50年代，村民俞祖芳想修缮房子，由于一口水塘妨碍了他家门前的出路，为了方便，他把水塘填了一半。填上之后，修塘的房子离奇地倒塌了。有人劝他赶紧把水塘挖开，这水塘是村里的“七星塘”之一，是不能随意填的。神奇的是，水塘恢复原状后，房屋修缮至今，一家平安无恙。六说南宋古庙梦成真。俞源村旁有座南宋建的古庙，主庙建在村口小溪岔挽处之上，亦称洞主庙。庙古色古香，旁有饱经风霜的古樟树，树下有座梦仙桥。庙内摆有劈山救母沉香的神位，也有治水英雄李冰的石碑。每年正月十三，村民们会隆重地在庙里庆祝圆梦节，数百个村民聚集在庙里，祈求风调雨顺，年年丰收。到了晚上，大家在庙里的清幽闲休息，做个甜甜的梦，这也是圆梦节的由来。令人称奇的是，在这里做了好梦的村民，竟然可以美梦成真。《宣平县志》中记载了一个名为项谦肃的书生，梦见瓶里插了六枝萱花，解梦人认为“萱”同“宣”，“瓶”同“平”，这意味着他六月后便能在宣平任职做官，后来果真应验。这样的圆梦故事在当地不胜枚举。每年农历六月廿六，村民们会带着宰好的猪羊等到洞主庙里祭拜，纪念李冰的诞辰，还请剧团来演出古装戏，称“六月戏”。七说俞氏后裔文人多。俞源村名人荟萃，明、清出过进士，举人、秀才293人。现存俞源古诗百余首。宋濂、章溢、苏平仲、冯梦龙、凌蒙初等名家与俞源都有着不解之缘，起源于明末清初的大型民间文化活动策划台阁流传至今。“十里画廊”刘秀垄、樊岭脚的文昌阁就在乡村境内。神秘的事物总能让人心向往之，人们永远不会对神秘之物产生倦怠之感。千年古村俞源村就因为它的神秘传说而吸引了不少专家学者前往探秘，令中外游客流连忘返。那个拥有2000多人的村落仿佛游离在科学之外，常常发生一些叫人无法解释的奇事。



欢腾

张成林 摄

□ 张勇

需要多少

人真正的需要其实很少。良田千顷，不过一日三餐；广厦万间，只睡卧榻三尺。但，人想要的实在太多太多，正是太多的“想要”，常常害了自己，甚至万劫不复。蔡京，这位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奸臣，曾经权倾朝野，四次任相，后来又官拜太师，把持朝政17年之久。宋徽宗做皇帝，在政治经济上一塌糊涂；在抵抗外侮上，更是一塌糊涂；在私生活的荒淫无耻上，最为一塌糊涂。而所有这些一塌糊涂，无不与蔡京这个位列中枢的决策人物有关。蔡京在历史上的奸佞之人中是比较有名的。他拜相以后，打着宋神宗法制的幌子，专权跋扈，与他政见有异的人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打击和迫害。为了讨好徽宗，蔡京大兴土木，肆意搜刮民间财物。在朝中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悬秤升官，以至风俗颓败，赃官污吏满天下，民不堪扰。当时，京城开封流传着这样一首童谣：“打破筒，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童谣中的“菜”，就是指蔡京。由此可见，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对蔡京是何等仇恨了。蔡京究竟贪污了多少金银珠宝，

恐怕无法统计了，但有一样无用的东西，足见其食欲之大。宋人笔记《清波杂志》载，蔡府用整整三间房子，堆放“黄雀鲊”，坛子从地面到屋顶，十分壮观。“黄雀鲊”是什么？就是用宰杀干净后的黄雀加酒糟、红曲、花椒、盐等腌制的一道名菜。蔡京虽然不理民间疾苦，但也不会天天在家吃这个。口味再重的人，拿腌制食品当零食也受不了。况且，他饭局肯定很多，胃只有那么大，哪里能吃得那么多？所以直到他被扳倒时，三屋子黄雀鲊也没怎么动。蔡京虽然给自己准备了那么多的黄雀鲊，却没能挡住自己被饿死的厄运。蔡京被流放岭南，还能途中的各地百姓听说蔡大奸臣来了，开旅社的不给他“开房”，开饭店的不给他“开餐”，开再高的价也不卖。从开封到长沙，三千里的路上，蔡京一路饥寒交迫，到长沙，无处安歇，只能住到城南的一座破庙里，病困交加，最后饿死了。“八十一年往事，四千里外家。如今落泊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止因贪此恋荣华，便有如今事也。”

翻开历史，像蔡京这样贪得无厌

之輩俯拾皆是。汉文帝登基伊始，为考察大臣、明辨贤愚，说：“赐你们到国库里去搬绢，能搬多少就赏多少。”结果居然有几个大臣因为搬得太多，不胜重负，摔成骨折。皇帝看了记录说：“这几个人不能用，贪婪而不自制，他日必因此而生变故，非朕可信之人。”唐代宰相元载出身寒微，做到宰相不容易，但他却贮藏了800石胡椒，换算成现代单位，是64吨，他把大理寺当成了自家仓库，胡椒就摆在那里。元载的下场怎么样呢？满门绞杀。可惜了那些胡椒。作家池莉回忆说，自己刚出道时，参加一次笔会，看见一个平素很崇拜的作家，兴奋不已。吃饭时，因为是在吃的自助餐，看到那个著名作家的盘子里堆得如同小山一样，最后剩了一多半，她对那个作家的好感立刻荡然无存：一个不会对自己说“够”的人，我是瞧不起的。当我们的欲望过多的时候，不妨打心自问，哪些是真正需要的，哪些是根本用不上的，哪些是应该要的，哪些是打死也不能要的。

上，人心越来越复杂。许多人做人处世故作深沉，说话吞吞吐吐，藏着掖着，让人摸不着头脑；一些人与人相处手段繁多，伸屈之间讲究韬略；还有些人一事当前，事前想后，平衡得失，殚精竭虑算计别人……在官场、在商场、在单位里，我们曾看到、听到、碰到无数的蝇营狗苟、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许多人因此常常喊累。这种累，是心累，是有人故作深沉而造成的。这些故作深沉的人越多，人际关系就越复杂。他们以邻为壑，整天疑神疑鬼，与这种人相处，人人都觉得纷扰多于安宁，纠缠胜过和谐，思想包袱沉重，空气中弥漫着阴冷的因子，日子要过得舒心，那是奢望了，哪里还有快乐可言？！所以，要做一个快乐的人，首先要像以赛亚·伯林那样，做一个浅薄的人，做一个甘愿生活在表层的人，做一个简单的人。这样的人多了，人际关系就简单了，这个世界也简单了。心不累了，人也自然就快乐起来了。建立一个没有尔虞我诈、没有勾心斗角的和谐社会，让每一个人在安详快乐中生活，这不正是我们大家都希望的吗？